

辨證奇聞卷七

太醫院院使鏡湖氏錢

松著

瘧瘧門

一感濕熱之氣忽又傷風口噤不能言項背幾幾痲痺
 角弓反張人以爲太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陽之瘧病乎
 夫瘧病亦有三陽三陰之殊亦能傳瘧與傷寒之症無異
 但傷寒單傷於風而瘧病則合濕熱而成之也似乎治傷
 寒可單治風而無熱而瘧病宜兼治濕熱而不易也誰知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一邪相犯已是正氣之虧况三邪之
 同犯乎補正以祛邪治瘧無難速愈或謂一邪相犯尙須



祛邪爲先三邪并犯則邪氣瀰疇非用祛邪之藥安能濟
哉不知一邪之犯其力專衆邪之犯其勢散力專者宜
勢散者可補於補之中而行其攻之之法又何不濟之有
無如其症同於傷寒而不敢驟用補也所以殺人有知可
補之法而分症以治之實易易也如此症見太陽之微不
可徑治太陽之邪而宜補太陽之正太陽之正氣旺而風
濕熱之邪不必治而自散矣方用五苓散加減治之一白
朮一兩 茯苓一兩 澤泄三升 猪苓一升 羌活五分 桂枝三
分水煎服一劑而角弓反張之疾定二劑而口不噤脚不
攣急也三劑而諸症盡痊五苓散專利膀胱之水也三邪

之中至難治者濕耳先利其濕則火隨水泄而風邪無
矣故少用羌活桂枝以祛風則風自易解雖然五苓散
非單利濕之藥也其白朮茯苓原能健脾生胃今多加之
爲君則補重而利輕所以能建功之速倘少少用之則政
多於補亦何益哉此白朮茯苓之妙於多用也人不可不
知耳

一感濕熱之氣又感風邪頸項強直一目或左右視手足
攣擗人以爲少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陽之瘕症乎夫少
陽居於半表半裏之間其熱將欲入肝也而其意猶欲留
於陽明故三邪同感而目所以左右視以審量於二者之



間耳手足搐搦者風性動面濕性靜兩相違背風欲動而濕挽之濕欲靜而風激之而熱邪又從中冲擊此搐搦所以起也搐搦不已又風引而上行於是頸項不利而氣留中遂至強直而不搖矣治之之法必須和少楊梅之氣而少用散邪之品易於解紛也方用小柴胡加減治之柴胡一各白芍五各當歸三各茯苓五各黃芩一各甘草一各水煎服一劑而病減再劑而病全愈小柴胡湯和少陽之聖藥也今又加白芍當歸以補其肝中之氣使肝旺而邪不敢遁於肝加茯苓五錢以健胃而利濕則邪不敢回於胃而茯苓且同柴芩以祛風



膀胱尤易下走此又法之至神者也安得不速愈哉

一感濕熱之氣復感風邪手足牽引肉攣胸脹低頭視不

肘膝相搆人以爲陽明之傷寒也誰知是陽明之痙症乎

夫陽明胃干也風入於胃必變爲熱况又原感熱氣則熱

以濟熱宜至發汗亡陽而何以肉攣胸脹而不發狂手足

牽引而不出汗反低頭視下而無登高而呼之症肘膝相

搆而無棄衣而走之疴正以濕邪之濕之也蓋陽明之火

最惡者燥耳今有濕氣在胃雖侮胃中之土而亦益胃中

之燥卽發汗而不至亡陽發狂之禍也世人不知治法妄

用風藥以散其表遂至汗出而不可止仲景張夫子曾用

大承氣湯以下其邪然而脾旺者尚不致損傷脾氣否則

下之陰液有意外之虞也然則風濕熱既同人於胃中

將何以解之治之法不可不治胃而又不可傷胃也方用

全陰救胃湯 玄參 五錢 茯苓 五錢 桃仁 一錢 葛根 一錢

人參 一錢 麥冬 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病半痊二劑而病

愈方中之妙妙在資胃中之陰而不損其胃中之氣玄參

以去熱葛根以去風茯苓以去濕三邪皆去而又得人參

以生胃麥冬以生肺則桃仁不亦可以已乎不知桃仁最

動之味三邪并入於胃中幸免有彼此觀望之意况補藥

朝服藥後得而後入其之藥可知加入桃仁性急之物



補既不滯而攻亦不緩始能相濟以有成也

一感濕熱之氣復感風邪發熱腹痛肌肉顫動四肢堅急
人以為太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陰之瘧症乎太陰者脾
經也脾土濕土也濕土何禁濕邪之再犯乎濕本於脾最
難分消濕邪去而濕之根尚在一再感濕仍如前濕之病
矣况又加熱以散其炎蒸又加風以生其波浪自然中州
反亂而四境騷然堅急之勢成顫動之形兆倘用安土之
品則土旺無泛濫之虞水乾而無筋勃之氣風即欲作崇
而平成既奏亦可以解慍矣無如世人不知治法動輒言
下詎識下多亡陰無陰以灌注於五臟七腑而胸腹手足



又何所資以爲養哉勢必堅急顛動而更甚甚有亡陰而

死者不可不慎也方用安土散 白朮 二兩 茯苓 五錢 桑

前子 三錢 薏苡仁 五錢 赤小豆 一錢 通草 一錢 柴胡 五分

石斛 三錢 水煎服此方以利水之藥爲君而仍是健脾之

藥蓋土旺自能制水况又有以利之乎此症原是濕邪之

難治單去攻濕而風與熱邪自易吹散所謂攻邪必攻其

堅也譬如大敵在前滿山遍野俱是賊黨試從何處攻取

倘止從偏傍掠陣則賊且拔全營俱來盡加死閉必至敗

而不可若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鴻溝巨壑則餘氣不戰而

自遜瘴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感濕熱又且感風遂成痲癩身踈足彎不能俛仰以
爲少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陰之瘧病乎夫少陰者足
陰腎也腎宜熱而不宜寒宜濕而不宜燥何以瘧病有寒
有熱而反成痲癩踈彎不能俛仰之症耶不知腎最惡風
腎喜熱者喜真火之生非喜邪火之尅也喜真水之養非
喜邪水之傷也蓋邪火助燥邪水增濕耳既有二邪入於
腎中腎已有尻以代踵脊以代頭之病况又益之以風安
能無痲癩踈彎之苦又何以俛仰哉然則治之法仍須治
濕熱而少佐之以祛風爲得也方用助腎辟邪丹 茯苓
五錢 薏仁 五錢 防己 一錢 薺菜草 一錢 玄參 三錢 水煎服



此方用防已以治腎中之風用薏苡茯苓以去腎中之濕
用玄參菴蓂草以治腎中之熱是風熱濕三者均治何病
之不可去哉夫腎宜補而不宜瀉今去風去濕去熱得非
瀉腎之藥乎然而薏苡茯苓雖利濕而不損其陰防已雖
去風而不傷其氣玄參菴蓂雖去火而不滅其光非瀉腎
而仍是補腎乎倘單瀉而不補烏能奏功之神哉

一感濕熱而又感風邪厥逆下利舌卷囊縮背曲肩垂頭
似扳腰似折手足俱令其腹脹大人以爲厥陰之傷寒也
誰知是厥陰之瘧症乎夫風濕熱三合而成瘧邪傳入厥
陰乃入肝木之經也其勢更急世人不知誤發其肝必致

動濕濕雖陰類然是外受之陰邪非肝中之真血也所動
之陽奔於濕中爲濕所沒必至亡陽蓋脫出之陽本急癢
親上而飛騰不啻如龍之出谷其體輕矯而不可止過令
爲濕所滯留則如蛇行匍匐儘力奔越而究難飛去也故
此等癢病皆誤肝而成之也治之法又不可拘於散邪而
仍須補正補正奈何亦救其亡陽而亟使其回陽耳雖然
陽之所以亡者終由於陰虛之不能攝陽故補陽必須補
其陰而補厥陰之陰仍從少陰腎經以補之也治之方用
回陰散癢湯 色戟天 五錢 茯苓 一兩 山藥 五錢 防辛 五
分 炒梔子 一錢 白芍 五錢 當歸 三錢 白朮 一兩 甘草 一錢

水煎服此方補肝經之血而佐之去濕去風去火之味自
是正治之法而又補腎中之火益之巴戟天何居正補
陰之謂也蓋厥陰之水非少陰之水不生何必補腎中之
火詎知肝發亡陽陽氣盡從外泄腎中已無真火單用寒
涼以祛熱則脾胃不勝其寒矣巴戟天溫腎而又不至太
熱腎溫而陽回肝清而陰足陰陽和合內之正氣既固而
風熱濕之外邪不必攻而自破况原有攻之乎此有益無
損之治法千古未明今特表而出之

小兒頭搖手勁眼目上視身體發顫或吐而不瀉或瀉而
不吐人以爲驚風之抽掣也雖曰熱濕三者合之以

成痙乎小兒純陽原不宜虛然而多食瓜果濕留於口
久則變熱熱極則生風此風起於內而不來於外也世
一見小兒頭搖手勁等症毋論其虛實投以抱龍丸不效
改用牛黃丸又不效乃用金石腦射香窠之藥以開其竅
而鎮其驚無不立亡嗟嗟驚風二字自創立以來後小兒
者不啻數百萬矣無有一醫而闢其非者南冒喻嘉言頗
知其失大聲告戒而無如傳世既久一時不可轉移且嘉
言有論無方世亦不識治法鐸聞師言甚悉因暢論之而
且傳其方也小兒之易於成痙者因其骨脆皮薄不耐風
邪故邪一入腠理便入臟腑况小兒喜褻飲食飲食之中

又喜寒而不喜熱以致損傷脾胃而成吐瀉之症上吐下
 瀉則陰陽兩虧而平日所受之濕盡行越出濕出而熱
 臟腑之中無陰相養遂變成風象以惑人而人亦惑為其
 所惑但治風而不治正所以十人十死也故此等之症斷
 不可祛風一作風治去生便遠蓋其身中實實無風無風
 而妄用風藥以倍耗其損傷之氣安得不速其死哉然則
 治之法若何但補其脾胃而止其吐瀉則十人十生也方
 用救兒回生湯 人參 二錢 白朮 三錢 茯苓 一錢 砂仁 三
 粒 炒黑干姜 五分 山查 五粒 蘿蔔子 五分 車前子 一錢 厚
 朴 三分 神曲 三分 半夏 五分 煎服此方以十歲為準五歲



者減半一劑卽吐瀉止二劑卽抽掣定三劑卽全愈此
補中有利非一味呆補者可比調和於脾胃之內則陰陽
有既濟之歡自然無變動之害矣或曰補之是矣少加土
風散熱之藥未爲不可夫熱當夏令之時可少加黃連數
分以解其暑若值冬令非惟不可用寒涼之藥且當增入
辛熱之品蓋小兒吐瀉之後熱必變寒况加時令之嚴寒
乎是斷不可用寒涼也至於風藥毋論四時俱不可亂增
萬不得已少加柴胡二三分未爲大害也

一小兒吐瀉之後口噤不出聲手脚變急人以爲驚風之
搐搦也誰知是脾胃寒虛之痙病乎小兒純陽先天腎氣

原自完固而無如其後天之斷喪也人生後天以脾胃為

主小兒喜餐生令末有不傷其後天者也後天既傷而

天亦損先後天一齊損傷自然變症紛紛吐瀉之後無津

液以潤腸胃腸胃既乏又有何氣以運動四肢乎此手足

彎急搐搦之所以現也脾胃虧損肝木必來相侮而脾胃

又苦無津液以供給肝木之取資則肝木大燥燥極生火

火極生風又其常也肺金見肝木之尅脾胃也欲出其清

蕭之令制肝以報土母之仇無奈脾胃土母為肝所傷則

土弱而金不能強力難制肝而反為肝之所凌而肺金畏

肝中之風火惟恐逼乾肺氣錯口結舌噤不敢出聲也然

則治之法可不急治肝以救脾胃之虧乎方用活兒湯

白芍三分 茯苓五分 人參二分 白朮三分 枝子三分 麥芽三分

三分 枳殼三分 半夏五分 甘草一分 神麩五分 水煎服

劑而膏急搐搦之症止二劑而口噤之聲出三劑全愈此

方平肝之氣以扶其脾胃之土脾胃之氣生而肺氣自旺

足以制肝又何風火之不息哉或謂肺弱不能制肝自宜

補肺不知用補肺之藥必用潤劑又助脾胃之濕乎瘥

病正苦濕也方中用茯苓之多乃去其濕也去濕而可用

濕乎故不若平肝以安肺而不可潤肺以害脾胃耳

一小兒偶感風邪發熱身顫手背反張人以爲驚風之角